

地域文学研究的新创获

——评董正宇著《方言视域中的文学湘军》

任美衡, 孔会侠

(衡阳师范学院 中文系, 湖南 衡阳 421008)

摘 要: 在当前众多的文学研究论著中,《方言视域中的文学湘军》体现了地域文学研究的新创获: 对研究地域文学的方言写作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 《方言视域中的文学湘军》; 地域文学; 泛方言写作

看完董正宇先生的专著《方言视域中的文学湘军——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现象研究》, 感觉受益匪浅。这是一本凝聚着学人苦苦思索并努力尝试系统化理论建构的著作, 这是一本饱含着湘地儿女诚挚深情并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条分缕析之中的著作, 这是一本结合文学史和湖湘代表作家的具体创作对方言写作这一现象做出细致、清晰归整和重要概括并取得理论突破的著作。无论是具体操作还是学理深入方面, 它对研究地域文学的方言写作都有着深刻的导航意义和参考价值, 值得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必须承认, 因为中国地广史久的实情, 方言多而杂, 使汉语写作呈现出不同的缤纷。20 世纪的文学史, 方言以或隐或显的状态分布在不同的写作时段, 以或多或少的分量存在于不同文本的字里行间, 也以或有意追求或无意渗透沉淀在作家的创作追求中。就新时期而言, 山东作家张炜的海边写意寓言系列, 李佩甫的中原农村系列, 阎连科的“耙耧山脉”系列, 贾平凹的商州农村系列, 雪漠的西北沙漠系列, 李锐的山西本土化追求……方言作为与作家本人的故土情结血肉相融的元素, 作为渗透地域文化精神的重要元素, 内化在很多作品的肌理中, 决定着作品特殊的地方韵味, 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别具一格的风采。

但是, 与此相矛盾的学术事实是: 关于方言与作家, 方言与作品关系的深入系统的学理性专著鲜见, 单篇论述某作家的方言写作特征不少, 流于方言写作与普通话写作孰优孰劣的现象争鸣不少, 但是, 本着学人的严谨作风, 对作品中的方言问题和方言本身进行专业性考证等方面而言, 把地域性的“方言写作”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学史现象全方位、系统性的建构性研究, 目前还是一个空白。这是很多学人的共识, “方言写作……其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中却存在着极不平衡的现象, 因此, 它也是一种呼唤理论引导和规范的写作。”^[1]董正

宇先生的这本《方言视域中的文学湘军——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现象研究》在这个时段出现, 其选题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学术意义, 当然, 在芜杂的评论事实面前, 他做出理论性的独特创见更具有实际应用方面的学术价值, 也拓展出了新的开阔的研究领域。

一是作者提出的“泛方言写作”概念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厘清意义。如刘锋杰教授而言, “作者提出‘泛方言写作’的概念, 找到了准确介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途径, 对于语言学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将会产生积极的学术影响。”长久以来, 大家都承认像《海上花列传》这样的作品是纯粹的方言写作, 那么, 大家把普遍化的方言以语词形式融入普通话句式表达规范的实际也成为方言写作是否有混淆之嫌? 有失学术本身的严谨, 致使方言写作长期以来成了一个经不起认真推敲的模糊说法。作者凭着严肃认真的学术精神和孜孜以求敢于质疑的探索恒劲, 提出更为准确的“泛方言写作”概念。他如此界定: “所谓‘泛方言写作’, 是相对于《海上花列传》、《九尾龟》等纯粹的方言文学作品而提出的一个概念, 指的是在现代汉语文学中大量使用方言口语资源(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乃至语调、语气等)进行文学创作的现象。”^[2]如此一来, 不仅自己的论著有了很好的自我理论基础, 也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值得推广开来使用的概念, 清晰化了“方言写作”本身可能引起的歧义与争端。长久以来, 大家用“方言写作”来指称《海上花列传》, 也用来指称普通话背景下方言语词入文的现象, 确实使用不当。

二是论著内容具有开拓性研究价值。本书作者经过潜心钻研, 提出了重要的关于方言写作独特而系统地创见, 对方言入文的不同现象作出重要的类型化分析和阐述。此著属于跨学科研究, 开辟了文学研究与语言学研究相结合的新途径, 作者不仅具有专业的文学功底, 还兼具语言学的专业

*收稿日期: 2009-03-02

作者简介: 任美衡, 男, 湖南衡阳人, 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文学博士, 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后, 主要从事当代文学评论、比较诗学及学术思想史研究。

知识,对湘地方言有很深的了解,其类型化概括准确具体,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全书分为上编和下编,上编《综合论》从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的类型、动因、形式和价值四个方面作了精辟的论述。其中的两大突破是:一、通过对湘籍作家方言运用时不同的内在主体因素的分析概括,把运用方言的主体动因概括为自发、自觉、自由三种类型,并分别给与界定阐释,这是本书最大的理论亮点,对他人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借鉴;二、从方言特征本身入手,探讨方言在不同文本中出现状况的类型归纳分析,归纳出方言的三种存在形式:原生态出场,间接性再现,成为表现对象,这很好总结了繁多模糊的方言入文状况,为考证更多文本提供了清晰的思路。上编的理论建构努力使当前关于方言写作的研究开拓出新的局面,为纷乱的方言写作和个体性的分析批评规整出相对规范化的理论系统,为更清楚深入地探讨方言写作现象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理论依据。下编是《作家论》,分别以湘籍三代典型作家代表沈从文、周立波、韩少功入手,既分析了三位著名作家在文本中呈现出的不同方言使用特征,还从历时角度贯通性地勾勒出20世纪湘籍作家方言写作于文学史相关联的发展脉络,并分别详细论述了三位代表作家以“泛方言写作”为切入点不同的写作追求与迥异的写作风格。这不仅是三位湘籍作家在使用方言时的类型个案,实际上可以辐射到很多地域的作家创作实践中。

三是论述方式给人重要的学理启示。本书不粘连关于方言的无谓相争,从大量材料考据入手,从湘地方言本身音意特征和神韵入手,从作家的创作实际入手进行研究,详实可靠,从而使全书的学术含量显得沉实有据。长期以来,我们的评论脱离语言文字本身流于肤浅的现象争论见得太多,关于根本问题的深入思考却沉寂下去。我想,时间流逝犹如大浪淘沙,许多论著会被证明为毫无价值的扎堆重复,这本书却不会,它具有实在的分量和可以延续存在的学术生命力。在地域文化成为显学面临退热的时期,这本书却很好地启示出一条更为面向本质的新途径——地域方言与文学。虽然关于普通话写作还是方言写作的争论还会继续,但是不可否认的创作事实就是:方言,这凝结着一方人生命智慧的

表意符号,负载着一方人独特的生活面貌和精神性格甚至历史文化轨迹,其对文学的价值还需要继续深入认识和发掘。方言不仅是一种表达,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浸润其中日久的人们民间思维概括,对于文学表现本身而言,方言的独特韵致是无法取代的。作者这方面的努力启示日后研究者审视他处地域作家的新角度,相信会有更多认识收获的。

著者并不否认,在当前,方言写作正陷于悖论与困境之中:一方面是因为作家越来越重视方言的使用,另一方面是方言尤其是南方方言生存本身面临严重危机。语言的发展过程也遵从于自然界的生存法则:“弱肉强食”。强势普通话越来越扩大着侵蚀方言赖以生存的地理区域,已经呈现出显著的统治地位,教育的普及都使普通话取代方言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语言的基础是人们,现今的人们在生活的变动中加剧了同化,减少并消泯了各自小地域的群体特征,方言写作也相应地面临着渐趋消亡的危险。当汉语写作以普通话的大一统方式进行的时候,文学那独特的风土人情和神韵也正在消失,我们甚至要借助于考古学的努力才可能领略一二。当然,著者也相信,尽管与普通话并不音意对应一致的南方方言写作步履艰难,但不可替代的艺术审美上的优越性和表现方面的独到力量,仍使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广阔前景。《泛方言写作的多向度拓展》一章不但深刻地描绘了方言写作在新状态下的基本事实及其成就,而且也增强了作者们执著于方言写作的信心,无疑,这也是该书不可忽视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 [1] 陆衡. “方言写作”创作实践的热闹与理论研究的匮乏[J]. 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3).
- [2] 董正宇. 方言视域中的文学湘军——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现象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1.

(责任编辑: 李珂)